

张爱玲
一个人的城池

桑妮●著

他给的寂寞比甜蜜多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他给的寂寞 比甜蜜多

张爱玲一个人的城池

桑妮／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给的寂寞比甜蜜多:张爱玲一个人的城池/
桑妮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24-10500-1
I . ①他… II . ①桑… III . ①张爱玲 (1920 ~ 1995)
—传记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3832 号

他给的寂寞比甜蜜多: 张爱玲一个人的城池

作 者: 桑 妮
出 品 人: 惠西平
总 策 划: 宋亚萍
策 划 人: 张进步 程园园
出版统筹: 关 宁
责任编辑: 韩 琳 王 倩 王 凌
视觉监制: 马仕睿
装帧设计: typo_d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8.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06 月第 1 版 2013 年 0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500-1
定 价: 39.80 元

引子·苍凉的底色5

【壹】 旧上海最后的贵族

煊赫旧家声12

贵族的风华14

豪门深似海17

最后的绝唱21

她他的断章23

【贰】 黑暗里的橙红色岁月

天津·童年的光30

母亲·鸢尾女子38

父亲·旧时遗少47

继母·黑暗的刺59

姑姑·半生眷爱65

弟弟·天才阴影74

【叁】 出名要趁早

才情掩不住84

一个人盛大91

爱丁顿公寓97

香港的岁月104

出名要趁早114

【肆】 原来你也在这里

尘埃里的花124

岁月之静好135

现世之安稳144

乱世惹尘埃154

因为懂得165

所以慈悲174

【伍】 再也回不去了

短暂的交集184

自我的放逐191

香港空的城197

彼岸的阳光201

【陆】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我又遇见你212

竟是新相知218

爬满了跳蚤222

【柒】 她比烟花还寂寞

她是座孤岛238

隐居沙漠里246

最后的最后254

尾篇

她，一个人的城池260

张爱玲年表264

引子·苍凉的底色

友人曾不止一次地说起过，我是个寡淡的人。

我不否认。

于我，诚然。

真的很难喜欢一个人、一样东西、一件事情。但是，一旦心生了欢喜，就会难以停止。譬如，我对爱玲。

从情窦初开的年纪，到如今之而立。经年的岁月里，她就如同祖母留存下来的玉镯子般，亮闪闪地影在我的心间。

我曾，将关于她的所有文章，逐字逐句阅读。不厌其烦，不知困倦。且常读常新。

我曾，将她描摹过的穿着，一一照仿。笨拙的手工，不算冷傲的眸子。总是让我独鹤人群。

我曾，不止一次地往返于上海，路过她那朱门深掩、弥漫着旧时痕的公寓。晨昏日暮，云卷云舒。

这么说，于爱玲，我又是这般的长情。

我不喜的胡兰成曾说过：“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这个伤了爱玲的男子，却说入了我的心坎。也许，还说入了所有“张迷”的心间。

但是，我依然厌他至极。我想，这便是所谓的“爱屋及乌”的心理了吧！

对于爱玲。我自始至终都是怀着那样一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仰慕。

而今，我将斗胆以一支笨拙的笔，写她的那片雾霭桃花了。

我亦曾，说服自己放弃这份写她的心。只怕写不好，反成破灭。然而，内心却有一匹小鹿在躁动。那些个，久藏于心的话，不诉不快；那些个，她

的气息、她的点点胭红，如同安妮的“月棠记”，让我这般清澈地看到她生命的质地，以及那枝丫深处丝丝缕缕的褶皱和暗影。

长长久久的时日里，她就如同一块磁石，附着在了我的身心深处。

我以记忆的方式，将她的过往，一点一滴地呈现。煊赫旧家声里的稚嫩孩童，孤单单立在苍凉天空下的小女孩，写就森然《第一炉香》的才情少女，低入尘埃开出花朵的情窦女子，遭遇爱的背叛的孤寂少妇，以及乱世之中独我生存的、颠沛流离的、与赖雅相伴的、孤独终老的……

她这多舛的人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苍凉和疼痛，皆是那般的刺痛人心。

然而，我亦知，张爱玲，这三个字当中的惊红骇绿。

深得她衣钵的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早就如是说：“张爱玲是一口掘不尽的苦井，而且大方，谁都可以来淘，但谁也淘不尽。”她又说，“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的朱红。”

一语之下，人仿似尽见了爱玲从稚嫩，蜕变，繁茂，直至荒凉的过程，真叫人为着“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而心惊肉跳！

不过，我亦知——

她亦吃五谷杂粮，着明艳衣衫，谈世间情爱；虽不谙红尘雾霭，却亦可在那浮生一片的姹紫嫣红、纸醉金迷中，自顾自地高贵静默着。并且，丧乱的国度，离乱的家庭，意乱的世相，一一被她在那“少年诗赋动江关”的文字中排遣出来。

由是，再拒人千里之外的心境，亦有了让后人有迹可循的痕。

你，若慢慢寻，寻到深处、内里，便会惊觉，她这个旷世才女，骨子里仍只是个女子，一个委曲求全容易受伤的女子。那一刻，你便觉得和她亲近了，而且是这样的亲近。于是，所有的对有着如烟花般灿烂又寂寞人生的她的怜悯、心疼，都油然而生了。

遂，更爱她，仰慕着她了。

岁暮。夜凉如水。

我蜷曲在沙发里，看昏暗的荧幕上，《滚滚红尘》中那对男女的爱恨纠葛。是三毛以爱玲和胡兰成为原型而改编的。

看得入了迷。依稀仿佛间，在沈韶华回头看章能才的一刹，看到了爱玲：明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苹果绿的绣花袄裤……

她于雾霭红尘中，深情地回头，看向房东太太客厅里的能才。眼中起了雾水，明晃晃的灯光，貌似将前尘、过往、将来的一切种种都给照透，恍闪在她心底。她，如是惆怅、菱谢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臆想。

其实，于我心底，多想，她在初遇胡兰成的那刻，便可通晓她和他之间的世相、洞明她和他之间的世事。如此，她才不至于被他伤了心、伤了身、伤了性灵。

然而，一切已成定局。

我断无回天之术，亦无法让时光倒流。她和他走过的那段甚为神伤的岁月，仍然在历史的走廊里寂寞地回响着。

她，因他而走过的那段苍茫寂寂岁月，依旧若那一抹猩红，断章在她的人生里。让“张迷”们个个“没齿难忘”。

我知道，我这样一个外人是无法替她来评价胡的好坏的。但是，因为可以在几十年后纵观她的人生轨迹，便真心地厌恶起那个“胡”来。

试想，若是当年以二十四岁韶华好年纪路遇的不是风流倜傥的他，她的人生便不会因此而十几年灰暗苍凉。亦不会，十几年里，爱不了人，也不让人爱。虽然，她生来喜僻，不喜应酬交际。然而，断不会那般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她原是爱慕这个世界的。要不，她怎会言：“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蔑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只是，这尘世再是繁华热闹，终抵不过情伤过后的苍凉了。于是，她在岁月里随手一揭，就让我们尽见了繁华锦幕后哀凉的人生荒漠。她，独行其间，踽踽的，如同三毛在撒哈拉沙漠里行走一般。外人，看似全然都是寂寞。然而，于她们内心深处却唯有自我温情。

由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跟亦是“张迷”的学弟学妹们讲：其实爱玲的苍凉，

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股子苍凉，灰的、暗的、凉的、淡的、恍惚的、迷离的……通通都不是。而是，五光十色的、温暖的、舒适的。是让人会不由得沉醉，一直沉醉下去的那种。就比如那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入眼间，是一抹红黄的湿晕。如此的美，如此的惊艳。

常常，学弟学妹们会被我这论调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折服。仅有那么一次，一个口无遮拦的学妹，表示了异议。她言，再美，再惊艳，她的人生断也逃不过“苍凉”二字呀。说到底，终归是“苍凉”得让人心疼啊！

顿时，我语塞。突然难过得无法自己。

是呀！

她的人生，她的苍凉如同荒漠的人生，再是被我以温情美化，终究改变不了既定的局。我只是，太过痛惜她的际遇罢了，才如是这般武断地为她的千疮百孔的人生“织锦刺绣”。

而她自己，并未如此。

与我相比，她那一手犀利又华丽的文字，如果她愿意，定会将自己的人生编排得如玉似翠般的华美精致。可她没有。

只因，她早就洞悉世态。十七岁的年纪里，她已窥见这世间底色。那一年，她曾写下这样一句折服世人的句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要知道，这样的内省，绝对跟胡兰成无任何关系，而是跟她的成长相关。

写至此处，我便见了那个躲在阴暗墙角处的小小爱玲。

她，正用一双凛冽的眸，看高高围墙之内，披着湿答答苔痕的男女老少们，上演着人情世故。并且，通过他们之间嘈杂的闲言碎语来阅读理解这个荒凉的人生。

亦看见了，那个自小就由心生出繁华无可挽回的敏感爱玲。那时，她因睡觉误了放烟火，于是“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诚然，她的“苍凉”底色，自孩童时，便已打上了烙印。不然，她不会这般的对美好事物心生惋惜的微慌。

这才有一张张散着墨香的，氤氲着湿润苍凉、阴郁的人生故事，在她的

小小世界上演，如同黑白的默片，将那昔日的辉煌在“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的慨叹中飞金走彩、沧桑堆积，将那都市中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清哀婉，于貌似漫不经心的描龙绣凤中，字字句句刺在了世人的心尖上。

如是，人人皆醉了。

如同，醉在了那紫色缎子屏风上的织金云朵里的鸟，虽气息漂浮着腐烂的味道，却也在她苍凉的人生底色里成了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这令人如此着魔的爱玲！

而如此的爱玲，怎能让我不想和她有一个不诉别离的约会呢！

记不得谁写的词了：“思往事，记惺忪。看灯人异去年容。可恨莺儿频换梦，情丝轻袅断魂风。”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将如一个深情男子般，与她有一场难忘的相约。

就请，就请，远在天际的爱玲，给我这一场隔空对话的美好约会。

我们在一起，永不诉别离。

壹……

旧上海最后的贵族

我立于时间的荒野

见一条河

潺潺流过

临水照影间，她依稀可见

那样的静美、凄楚、凛冽

我屏住呼吸

感知她水一般流过

我的心间

带来她的故事

悄悄上演

烜赫旧家声

1920年。上海秋天。

爱玲出生了。诞生在重门深掩、帘幕低垂的张公馆内。

这时的历史舞台，还在上演着民国那些旖旎悱恻的故事。虽然，高楼已经林立，西式建筑亦充斥满上海滩，但是，一个个覆满浓郁封建历史尘埃的家族仍旧在。即便，他们住着的或是哥特范儿或是奢华范儿的欧式风格建筑，但骨子里，他们却仍是遗老遗少的气派。

人们透过那深掩的朱门，看过去，感受到的仍旧是一抹浓稠得化不开的奢逸风光。

然而，这一年，张家却确确实实地正从繁华走向没落。

而我，远在那片时光之外，隔着一百多年的岁月，拨云抹雾地，正看到这座青砖高墙、亮晃晃透明玻璃的西式洋房的内里：满清遗少、鸦片、姨太太，家庭破败，种种残缺、颓废……

她从那边厢传出微弱的婴儿的啼哭。仔细辨，还能听出一丝荒凉来。接下来的日子，她将以“美丽而苍凉”的姿态，来体验这座豪门深宅内的人生岁月。人说，“一进豪门深似海”。说的是拼却性命、擎着俊俏红颜，只为进豪门的那些烟花般美好的女子。然而，对于出生于没落豪门中的爱玲，也未必就不是这般“深似海”的凄冷感受。

有人，将那时的张公馆比作遍身散发着冷冷光泽的青花瓷，冷而空，不见一点温暖的肌理。我认为这比喻再精准不过。

那座透着荣华富贵的西式洋房，地处当时的公共租界，靠近温婉的苏州河。那是声名赫赫的李鸿章留给后代的唯一财富见证。当年，这洋房作为爱玲祖母的陪嫁，留存在了张家的地盘里。然而，费力推开那扇掩着的朱门，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浑浊的世相。

封建家庭的衰败、没落，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命交错的起伏与哀伤，以及那些属于遗老遗少们的病态的人、病态的事……如是等等，渐渐腐蚀了成长着的小爱玲的心灵，并日渐成为吞噬撕咬着她的切肤之痛。于是，我们看到了她这样令人眼湿的句子：“有阳光的地方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

这是她对自己童年记忆的叙述。

由此，我们亦知，生在那样的家庭里的她的不幸与失落。

多年后，她在和好友苏青某次分别后，还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如是感慨着：“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我想，某些时候她是刻意回避自己这样的家世的。然而，她不知，这样的显贵、煊赫家世，早已沁入她的灵魂深处，并点点滴滴沉淀到她的骨子里，和她浑然一体了。要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给予她这样的独特评价——“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

而在她爱的那个男子亦曾如是说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

只是，她自己浑然不觉。

其实，回转身来看爱玲的身世，亦是为她欣喜的。虽然那深深朱门后掩藏着的全然是一片灰暗的云雾，然而，溯源而上，那个簪缨世族的深婉底蕴，却赋予了她一种无人能及、无人能挡的恣肆的才华，使得她无论气质，还是才情，都跃然人上。

正如此，她那宛若金针的笔触，才能在纸端，清婉流畅地描绣出字字刺人心坎的隽文丽句。

贵族的风华

曾不止一人说过，爱玲的传奇脱不开那段辉煌而悲伤的家世背景。

如是，我循着那段光华拨开层层历史雾霭，与尘埃过往同在，似在穿越了。透过那座庭院深深的宅邸，我闻到了幽微的桃花香，亦看到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她微微颌首，看向远方，如是看到了未来。

她不是爱玲。而是爱玲的祖母李菊耦。

她，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而是李鸿章的千金。

李鸿章，权倾朝野数十载，虽后世对其万千非议，但难以湮没他在历史上写下的那浓重的一笔。

李菊耦正是出身于这样的一个豪门。

曾朴曾于其作品《孽海花》中，将她如此形容：“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魅，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如此灵秀的女子，李鸿章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的。

然而，他却在她韶华好年纪时，将之许配给了郁郁不得志的比她大十八岁的清流人物张佩纶。

我是有好奇心的。尤其对于这样的姻缘。

遍寻历史，我看到的张佩纶是一个少时熟读经书，后中进士、入翰林，凭借着一支妙笔纵横官场，却终于仕途不济，被罢官充军的铮铮汉子。如此男子，应是容易被女子青睐的。所以，年纪、家境、门第，一切等等便也都成了浮云。当初，李菊耦对张佩纶正如是。

关于对他的倾慕，她曾有诗：

其一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其二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纓；

豸冠寂寞犀衢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字句间，她那女儿家的闺阁心思便全然跃于纸端了。

作为光绪初年政坛上风头极健的“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当然深得李鸿章的赏识。他曾经对友人如是赞许他：“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床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

虽然，曾经在他权倾朝野，力主议和之时，身为御史的张佩纶，力主迎战，抨击他的议和之举，李鸿章对此却心无芥蒂，在张佩纶兵败基隆，被贬热河七载，刑满释归京师之际，将其招入府中，聘为幕僚，并促成了爱女和张佩纶的这一桩不分门第被世人传为佳话的姻缘。

对于这桩婚事。李夫人赵继莲多有微词。她对将仅二十二岁的掌上明珠许配给已四十一岁的谪官，深觉委屈。无奈，身为女儿的李菊耦跟她的父亲心意相通，对张佩纶一往情深，决绝地表达了自己非他不嫁的心意。

故此，后人对于这段姻缘有了更深的探究之心。不过，终无人明了赫赫中堂大人的心绪和李菊耦的抉择。

于我看来，时光一晃即过，凡事能成其为佳话，无需究其缘由，只要任其成为传奇便好。

虽然张佩纶比李菊耦大了整整十九岁，并且李菊耦还只是张